

中国原创
冒险文学书系

牧铃惊险小说系列



险非翡翠谷

Adventure
in JADEITE
VALLEY

牧 铃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中国原创
冒险文学书系

牧铃惊险小说系列

历险非翡翠谷

Adventure
in JADEITE
VALLEY

牧 铃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险翡翠谷/牧铃著.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7

(中国原创冒险文学书系·牧铃惊险小说系列)

ISBN 978-7-5019-7582-2

I . ①历… II . ①牧…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8057号

责任编辑: 李从玉

策划编辑: 赵 强 责任终审: 张乃柬 封面设计: 逸水翔天

版式设计: 逸水翔天 责任校对: 燕 杰 责任监印: 马金路

出版发行: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 邮编: 100740)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1194 1/32 印张: 6

字 数: 140千字 插页: 16

书 号: ISBN 978-7-5019-7582-2 定价: 18.00元

邮购电话: 010-65241695 传真: 65128352

发行电话: 010-85119835 85119793 传真: 85113293

网 址: <http://www.chlip.com.cn>

Email: club@chlip.com.cn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邮购联系调换

100183S8X101ZBW

目录
Contents



开头的话.....	1
1 死亡游戏.....	2
2 死里逃生.....	11
3 宝石匠.....	18
4 许多年前的故事.....	25
5 不速之客.....	35
6 石谷遇险.....	44
7 虎口余生.....	50
8 魔技.....	59
9 童仆小迪克.....	68
10 义举.....	75
11 绑匪.....	79
12 翡翠谷.....	86
13 宝石王国.....	92
14 血汗珍宝.....	96
15 地狱天使.....	104
16 三色翡翠.....	112

历险
翡翠谷
Adventure
in JADEITE
VALLEY

历险
非翡翠谷
*Adventure
in JADEITE
VALLEY*

17	连环圈套.....	121
18	真正的地狱.....	128
19	一线希望.....	134
20	诱惑.....	140
21	神秘的“老猫”.....	146
22	凌晨行动.....	154
23	黑豹——又是黑豹.....	162
24	绝境逢生.....	168
25	脱险.....	174
26	尾声.....	181
	那天，我与狼同行（代后记）.....	183

作品·手迹·影像

作品·牧铃.....	187
手迹·牧铃.....	188
影像·牧铃.....	189

欢迎加盟冒险文学俱乐部

读者调查表.....	194
名家联袂隆重推荐.....	195

开头的话

“……回忆起那一段遭遇，我像是做了一个噩梦。”丁艺从我对面的床上站起，长长地透了口气，“我回国已经十年了。那些可怕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

他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玻璃窗，让带着槐花浓香的晚风吹进房间。

窗外是这座江南名城的万家灯火。再远点儿，横跨江流的大桥上彩灯闪烁，往返穿梭的车辆与桥下的船灯渔火相映生辉；近边的广场上传来悠扬的华尔兹舞曲，无数男女老少在灯光下翩翩起舞。

我一声不吭地静候着。我知道，这位年轻的艺术家将要为我讲述他在南美那段非同寻常的往事了。

“……那也是这样一个晚上，”他回到沙发上，轻轻地，仿佛怕惊扰了谁似地说，“我独自一人……”

历险翡翠谷

1

死亡游戏

父亲遗留的债务把我逼入一场欺世盗名的骗局。我
不愿意那么干，可是……

……我独自一人，回到了那个小小村镇。

走上旅店吱嘎作响的旧式木楼，我摸索着掏出钥匙打开门，走进去，用脊背顶住房门，疲惫不堪地喘息着。

总算、总算把一切都搞定了。我要在这儿再住上一晚，明天，我的作品经纪人阿伯特叔叔会赶到，并亲自把我送往一个偏僻美丽的山庄，让我继续从事我心爱的艺术创作……

忽然，我听到房中某个角落传来一声粗浊的干咳。

我心头一颤，摸索着打开了门边的电灯开关。

沙发上坐着一名男子！

他站起身。我于是看到一个大猩猩般壮实的身躯和一支带消音器的小手枪……

那一瞬间我被吓呆了。

“不要叫喊，小孩。”那家伙操着不纯熟的英语说，“用刀子将呼救声捅回喉咙，是我的一贯作风。”

“你……是谁？”我的声音轻得像蚊子，而且不可遏制地颤抖着。

“当然是杀手。”他拿过桌上的一份晚报，对照上面的一幅照片朝我上下打量着，“‘天才画童’……唔，没错。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一个小不点儿。你有十三岁吗？”

我茫然地“嗯”了一声。

“哦，真可惜。”他放下报纸，“我简直不忍心下手！但你必须死。我是一个讲信用的生意人。我不能令我的顾客失望。”

惊悚片中屡见不鲜的镜头噩梦般地降临了！我心头乱蹦，脸庞发烫，四肢却明显地感觉到冰凉。谁请他来的？据我所知，父亲在这儿有债主却没有仇人，而杀了我对任何债主都没有好处。那么，谁跟我过不去呢？一个刚满十三、仅仅在绘画方面有点儿天赋的华裔小孩！

“不要怨我。”自称“杀手”的人像是猜中了我心中的疑问，“是你父亲的朋友、你的经纪人阿伯特·丰德先生委托我来的。”

我如遭雷击，向身边的一只单人沙发颓然跌坐下去。

杀手把枪放回兜里，却掏出一瓶安眠药。“这个对你也许好一点。”他说，“如果我是你，我倒愿意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做个美梦，再去见上帝。”

历险翡翠谷

我的手痉挛地在身后摸索着，希图找到一件武器，可是只摸到一条沙发巾、一个轻飘飘的根本没有杀伤力的塑料瓶——我每天都要吃瓶里的维生素糖丸。

心念一动，我摸索着在身后拧开瓶盖，往手心倒了一把糖丸。

“好吧。”我蔫蔫地说，“父亲去世了，这个世界上我再无一个至亲。现在，唯一能帮助我的人都想杀害我，我已经万念俱灰。即使你不杀我，我恐怕也会自尽的……”

他理解地点点头，倒了一撮药丸给我。

“水。”我有气无力地求助。

趁他转身替我倒水，我迅速地将左手接下的安眠药藏进沙发夹缝，而将右手紧攥的维生素糖丸换到左手。两种药都是纯白色的。

杀手递过水杯。我当着他的面将那把糖丸扔到口里，吞下去。

然后我呆坐着，像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那样。心里却紧张地思忖着脱身之计。

那家伙坐在我对面安详地点燃了一支雪茄。我这才发现他身边搁着一只大藤箱——是他为我准备的“棺材”吧……

……我是十年前随父母一起来到南美的。

本来，在那一批“洋打工”中，父母的运气相当不错，

他们经营着一个大农场。可自从父亲投资办厂，厄运就降临了：开始是母亲染上疾病不治身亡；不久，一场大火毁掉了父亲九成产业；为了重振旗鼓，要强的父亲借下大笔债务购置了最先进的生产线，偏偏在这时，一场车祸又把他钉在了病床上……

也就在这一年，十一岁的我卖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油画，被当地艺术界称为“神童”。贫病交加的父亲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变卖了最后一份地产，将我送进了贝都勒尔画室进修，又委托他最贴心的朋友阿伯特做我的作品经纪人。我们父子的努力没有白费，两年后，我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个人作品展，用出售作品所得为父亲偿还了一笔小小的债务。

比起巨额欠债，那只能算杯水车薪。但病危中的父亲毕竟看到了希望。临终，他把我托付给了阿伯特，并且一再向我交代：阿伯特先生不仅是一流的鉴赏家和经纪人，而且是他在这个国家最信得过的挚友。他让我一切都听从阿伯特的。

阿伯特很好地扮演了一位“挚友”的角色，帮助我安葬了父亲。然后，他以完全平等的方式与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他先让我知道父亲必须全额偿还的欠债是多少，然后明白地告诉我，以我此时在艺术界的地位和小小声誉，即便马不停蹄地画上十年，出售作品所得也难以偿还那笔债务的十分之一。

历险翡翠谷

那该怎么办？

莫非我又得重蹈父亲的覆辙，努力一生也偿还不了在人间的债务、最后还得带着无限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我简直绝望了。

也许，我应该放弃绘画，去从事一个能够快速挣钱的行当？

“不，不，”阿伯特劝阻，“你有很好的艺术天赋，而且起点不低，走艺术这条路，绝对没错。可惜，就算你的画再出色，它们的售价还是只值那些已故大师遗作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那能够比吗？

“所以，你必须明白，商品化的艺术总是对死人倍加青睐。”阿伯特总结道。“你该记得马克·吐温笔下的穷画家‘弥勒’，是怎样一举成名而暴富的。”

我记得。“弥勒”的朋友们为他串演了一场假死，同时将他吹成一个名画家。名画家死了，他的作品不再增加，于是得到金钱的尊重。

“您是说，我们也效仿那几个人，来一场欺世盗名的闹剧？”我问。

“不要把一切看得太严肃！”阿伯特看出了我眼里的不屑，“我们只需要做一场死亡游戏，让华裔神童丁艺‘消失’，隐居起来；待风平浪息，你又可以用另一个名字复活——你还

这么年轻，又如此有才华，即便从零开始，重塑另一名艺术家也绰绰有余！”

“可是……”

“别犹豫了！我敢保证，这场‘游戏’后三年之内，光是你现有的作品就能偿还你父亲的全部欠债——还不包括三年隐居中创作的那部分作品！”

我叹了口气。从良心上说，我不能这么干，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既然商品艺术偏爱死人，我就“死”吧。

父亲不是让我对阿伯特叔叔言听计从吗？！

阿伯特以他固有的谨慎和周密，导演了后面的游戏——

他先通过艺术界的朋友，在几家报刊上同时推介我的画作，进行了几场访谈录；然后，随着一则“华裔小画家为充实个人画展将赴艾伦萨斯山地写生”的简讯，我带着画具出现在那个山区小镇。

阿伯特安排的电视台记者早已守候在那儿，于是我和我在小镇上为农夫山民画的肖像速写一起上了当地的电视屏幕。

“招摇”了两天，我趁第三天下午落日之际登上了一座游人罕至的孤峰。

阿伯特指定的这个地方确实太美了。从孤峰上望去，云雾如涌动的潮，在林涛伴奏下拍击着山峰的“岛屿”。落霞将这一切都镀上玫瑰色的亮光。暮霭沉沉的危崖一侧，露出一

历险翡翠谷

角古松的虬枝。岩松之下，盘旋起伏着秃鹫铁青色的背翎……

哦，这么生动的景物我却不能画。

我是来这儿“死”的！

我要在这儿制造一个“失足坠崖”的现场。阿伯特派的助手还没有来。我等了十来分钟，决定自己动手。约定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再拖下去，下山得摸夜路了。况且，借助他人岂不又多了一张嘴？倘若此人无意中把真相泄露出去，后果何其不堪！

对，别等了，自己干吧。这不很简单吗，阿伯特太小看我啦。

我用带去的绳子缚住一块大石头，再将绳的另一端拴牢在一株古松醒目的根基部。我轻轻一推，石头从崖边滚落，“叭”地绷断了有意磨损的绳索，带着尖啸，坠入深不可测的峡谷。

秃鹫们收拢尸衣般可怕的巨翼追了下去。

我没有听到大石头落底的声音。据说，从这儿摔下去的人从来无法收尸。秃鹫将啄净最后一块残肉，而把白骨留给野狗。

我再一次仔细检查了现场。现在谁都可以作出推断——一个企图借助绳索垂降到崖边古松上的游客，因绳断而坠崖了。

剩下的，只需要向人暗示坠崖者是谁。

我脱下装有私人证件的外衣塞进行囊，将它安放于断绳尾端的松树下，又把画箱抛下去。画箱的背带恰巧挂在下面

那株岩松的一截断枝残桩上，抖开了。山风吹着，那油彩斑驳的画箱犹如一块显眼的招牌。

干完这一切，我从头到脚换了装，把换下的衣服束成一团扔下陡崖，就匆匆下山而去。

还没走到山脚，我接到了阿伯特的电话。

“……谢天谢地！你不知道，当我派去的助手没找到你却看见了那个‘现场’时，他简直相信你确实坠崖身亡——他急忙向我报告……要不是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要急坏了！”

“就让他也以为我真的坠了崖吧。”我建议，“我不希望有第三个知情者！”

“咱俩想到一块去啦！”阿伯特大为欣喜，“事实上，那家伙听到我快哭的声音就已经相信这是真的了——我可不是装的，丁艺，我早把你当成了自己的亲儿子。你真要出点什么事的话，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勇气活下去！”

“谢谢，阿伯特叔叔！”我的声音也哽咽了。父母双亡，我只能把他看做最后一个亲人。

“哦，对了，这个手机号码你也不能再用。赶紧换一个……现在你立即叫个车回到塔塔尔村镇，仍然回到原订的房间，在那儿等我，哪儿也别去——我明天上午一定赶来接你！”

两小时后，我在距“坠崖”地点一百公里的塔塔尔镇找

历险翡翠谷

到一家理发店，将我那艺术家派头十足的长发剃了个精光。

路灯稀疏的昏暗的小街上已无多少行人。可以回旅舍了。按照阿伯特的计划，他将送我前往他选定的那个山庄，而那个山庄被他描绘成了人间仙境。那儿山清水秀，与世隔绝，天生就是大艺术家的摇篮。

我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推门而入，却遇上了这样一幕——
杀手在此等着我……

死亡游戏弄假成真了！

死里逃生

我顶着一个死人的头衔，就算挣脱了死神，能往哪里去呢？

“……**你**的阿伯特叔叔是个十足的流氓加恶棍。”杀手的声音把我唤回残酷的现实，“这家伙愚弄了你。我听说你有幅画，叫《黄昏》什么的，拍卖底价就高达五万美元（啊，那幅画他只给了我两千元！）——要命的是，你所有作品都掌握在他手中。多么诱人的一笔财富！阿伯特是明智的。他知道，只有你真正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那笔财富才会快速增值，才能完全落到他的手里。所以他以重金收买我，让我赶到艾伦萨斯山的金鹫峰，好把你准备做的游戏弄成真格儿的——再省事不过了，在那儿，我只要轻轻推你一把……

“没料到你没等我来帮忙就匆匆离开了。阿伯特急坏啦，他赶紧把你的地址通知了我，我不得不大费周折地抢在你前

历险翡翠谷

面来这儿等着。”

原来如此！

我的急性和胆小反而救了我。否则，此刻的我早就冰冷地躺在谷底的乱石堆中……但我逃过了第一关却依然躲不过同样的结局。如果我不能摆脱这个家伙，最终还得被装在大藤箱里扔下山谷。

“我不要听这些，”我装出瞌睡得不行的样子，“请您别再说下去。对一个将死的人说这些，您不觉得……太残酷了吗？”

“真正残酷的是阿伯特！”杀手继续喋喋不休，“他还告诉我，无论以何种方式处置你，都不会引起任何麻烦。因为你已经是个死人——你亲手布置的坠崖现场，等于向警方、向艺术界宣告了自己的死讯！他还断定你不会呼救，以你的倔犟，你宁可悄悄死去，也不愿蒙上欺世盗名的恶名……”

我不再搭腔，却轻轻打起了呼噜。

“喂，小家伙，别睡呀，你不是希望知道所有真相吗，我统统告诉你——喂，喂！”他凑近我耳朵轻轻呼唤，“丁艺！小家伙！”

他又粗鲁地推了我几把，见我没有反应，这家伙长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大声叫喊起来。

“先生，什么事？”有人问。

“我侄儿病了——突发的急症！”杀手的声音透着焦急，“请问，附近有没有医院？”